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明清艳情禁毀小说系列

金屋梦

Jin Wu Meng

下



中国禁毀小说百部

明清艳情禁毀小说系列

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O BAI BU

《金屋梦》六十回，署名为“编辑者梦笔生”。在清初，因《续金瓶梅》、《隔帘花影》两种传本，均已被清政府宣布为淫秽书，严加禁毁。至清末民初，经梦笔生改题为《金屋梦》，实为删改者不愿冒不洁之名，且冠以“醒世小说”的堂皇名义，正反映了此时文网之森然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系列

金屋夢

Jin Wu Meng

清 ○ 夢筆生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金屋梦

下 册

[清] 梦笔生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明清艳情卷.5/杨娜主编. —长春:
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3.8
ISBN 7-5387-1778-1

I. 中... II. 杨...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 IV. 1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361 号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明清艳情(五)

作 者: [清]不题撰人

丛书主编: 杨 娜

责任编辑: 姚家余

责任校对: 姚家余

装帧设计: 小曼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长春市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316 千字

印 张: 199.5 印张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778-1/I·1683

定 价: 509.20 元 (全套共 19 册) 单册: 26.80 元

第三十二回

排善类重立党人碑

杀忠贤再失河南地

自古孤忠独立难，谁能一手障危澜。女娲欲补天仍破，精卫空衔海未干。杨柳风轻争向暖，松杉水冷不知寒。柏床呼渡终何益，父老伤心血化丹。

却说这宋高宗南渡建炎三年，立了汪国彦、黄潜善为相，因见高宗惧怯金人，力主和议，恐建康只隔一江，不能自守，要走到杭州建都，改名临安，不日渡江南去。那些文官李纲、张浚、赵鼎、张所，武将岳飞、韩世宗、刘琦、吴玠等，苦苦劝留北方，恢复旧地，俱为汪、黄所阻。因恐大臣们不服，就上了一本，重修神宗、哲宗实录，把那《元佑党人碑》，从新印行天下；把王安石、蔡京、章惇一般奸臣，说是君子；把司马光、苏轼、程颐、刘摯等一班指为党人。凡系党人，俱是黑字，凡系奸人，俱用朱字。就说李纲等一起忠臣是沽名钓誉，专权误国。因与金人讲和，把李纲练就兵马钱粮尽行停止，贬谪往江西去了。凡系讲恢复的，指为党人，一切不用。把王安石的亲书颁行天下，依旧要配享圣庙。那些王安石、蔡京门下小人，渐渐出来用事，着谏官上了本，贬谪的，正法的，这些奸臣们一个个追封的，加谥法

的，复职的，谓之讲和。

又可笑这些邪人们，也不讲军机大事，也不管金人到江北，依旧这个一本，那个一本，某人该封荫子孙，某人该加赠某官，终日在朝内尽夜讲修恩怨，各立门户起来，彼此拜贺，日日挂扁送屏，忙个不了。又用了许多新人充京营都督等官，各领札付。真是一张告身，不能博得一醉，大家上下胡混。这些为国家的正人，明知无益，也就退位藏身，一凭汪、黄主张便了。

古人说这一个“党”字，贻祸国家，牢不可破，自东汉、唐、宋以来，皆受这“门户”二字之祸，比叛臣权宦、敌国外患更是利害不同。即如一株好树，就是斧斤水火，还有遗漏苟免的，或是在深山穷谷，散材无用，可以偷生。如若在树里生出个蠹虫来，那虫藏在树心里，自梢吃到根，根吃到梢，把树的津液，昼夜吃枯，其根不伐自倒，谓之“蠹虫食树，树枯而蠹死”。奸臣蠹国，国灭而奸亡，总因着个“党”字，指曲为直，指直为曲，为大乱阴阳根本。这个“党”字也是圣人说过的，只是党有邪正，自然分了恩仇，君子说小人是党，小人说君子是党。那孔子也说“吾党之小子狂简”，又说“吾党有直躬者，人之过也”，“各于其党”，“君子群而不党”。若从东汉说起，先有一班君子，陈寔、荀淑、李膺、陈蕃、窦武、黄琼、刘宠、范滂、郭泰等，俱是一时大贤，只因群贤附和太众，互相夸奖，成了风气。每一会葬，常有七八千人，编出个号来，有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厨”、“八及”之号。

那时儿见宦官专权，群贤匡扶汉室，剪除了几个。后来

十常侍专政，就说诸臣结党，谤毁朝政，把这些范滂等贤人君子捕的捕，杀的杀，株连钩党，不下千家。到了灵帝，黄巾贼起，钩党不绝，因何进要诛宦官，借兵边外诸侯，董卓、曹操进来，乘乱才亡了汉家天下。这是第一个“党”字。到了唐宪宗时，朝内李吉甫与李绛各有朋党。后来李宗闵对策，每每讥刺李吉甫。至吉甫之子李德裕进位宰相，遂修恩怨。因降了吐蕃，牛僧孺忌德裕有功，上了一本，说待四夷以信，不可收吐蕃的降将，遂还与吐蕃，分裂而死。因此两相水火，做牛、李之党。藩镇分权，唐室衰微，李德裕、李宗闵党祸不解，因此说“去河北贼易，去朝中朋党难”。后来朱温篡位，白马清流，杀了千余人，只因这“党”字。到了宋仁宗朝，正人君子不少。元佑年间，又立起“党人碑”来，王安石、蔡京为首，把司马光一班正人贬尽杀尽，才有了金人之祸。直到高宗南渡，还有这个党的根在人心。只因士大夫做秀才时，全不为朝廷，只以报复为主。这个“党”字，可不是累朝廷的祸根？到了高宗建炎五年，宗泽守汴梁，死后曲端为大将，守着宗元帅的规矩，略有进取恢复的光景。不料张浚听信汪、黄之言，就说曲端靡费了国家钱粮，久不进兵，把一个忠臣贤将斩了。这些旧时招抚的王善一班名将，一时尽行散去。那些各营人马，逃的逃，叛的叛，屯田的也不屯田了，守堡的也不守堡了。数年辛苦收拾的残兵，一朝而尽。用了一个不清不白的杜充，系汪、黄门生，来顶曲端的缺。一到了汴梁，先把军兵的月饷克减了一半，又要加派钱粮，使百姓养马助饷，弄了一个稀烂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金营里兀术四太子、干离不、粘没喝等，只因宗泽守住汴京，河上立下营寨战车，件件有法，又且足智多谋，几番河上大战，金人大小败了十三阵，不敢再过河来，只在山东地方侵掠，攻取了许多府县。刘豫是济南府知府，原是个生员，为行检革了前程，在京先例做了个监生，乘着大乱，先钻营了一个知县。到了徽、钦北去，中国无官，就谋干了济南知府。原是无耻的小人，见金兀术兵到济南，开门迎降，即时学起番语来。又遇见营里一个得罪的材官，名唤刘安，原是他叔伯兄弟，自那年金兵入关掳去了，如今做个小材官，在兀术左右，把刘豫的本领，投北的诚款，细细在兀术面前帮衬他。

一日兀术传进刘知府，要问取汴梁之策。刘豫忙跪下禀说：“天兵一到山东而降，已知天意了。这汴梁已在掌中。今闻宗泽已死，曲端被张浚杀了。除此二人，南朝再没有战守之人了，正好乘机进取，攻其无备，可不战而得。只是一件，不愁汴京难得，只愁汴京难守了。汴梁虽系残破，原是历代帝王建都之地，又接连太行山寨，千里不继，还有百万人民。如不得一个中国之人，在此屯守，只以杀伐为威，这些三河豪杰，一面顺了，一面又反。金朝兵马虽强，时去时来，又要专力图取江南，得了汴梁，反不能守，反为心腹之患，首尾不顾，把金朝兵马分做两截，腹背受敌，大为不便。毕竟以中国人治中国，立个金朝行宫，存下一枝大兵，方可长久。是为万全之计。”兀术大喜，即时上了金主一本，使刘豫署河南，封他为齐王，即领粘没喝人马袭取河南，刻期渡河。有诗为证，单道汉人可笑：

莫道生为草莽臣，受恩深处结成亲。

宋人学得金人语，还替金人骂宋人。

话说刘豫领兵袭取汴梁，恰遇着宋朝刻印《元佑党人碑》的时节，把一班忠臣良将，人人解体，个个离心。汪、黄二人，专以逢迎皇上，要日日南奔。这些将士，有忠义的，专以志在恢复，日日想北伐。后来把赵鼎、张浚一班人，或是贬谪远州，或是调任闲地。这些忠良武将，岳飞、吴玠等，分往各路，全不把汴京在意，一似全全舍了河北与金人，免他来争江南土地的一般。早有人将南朝信息打报与金营兀术知道，汴京无人镇守，武备懈弛。金粘没喝原是得过东京，掳徽、钦宗北去，走过几番，路熟，不消用乡导官的，指日从燕京大兵十万，明说是收江东，却暗地里改路，昼夜行三百里，到了汴京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原是金兵杀破胆的，又因宗元帅亡后，兵马钱粮，一概废弛，谁敢来与金兵对敌？连夜渡河，至汴京城下。

这些城里城外百姓们，抛家弃室，也有往山里逃的，也有往城里躲的，总是在外的要求进城，在内的要求出城，这村里要往那村里躲，那村里要往这村里躲，母哭儿啼，逢人就杀，好不可怜。有诗单说离乱人民，遭这大劫没处逃性命，多少佳人才子、图书玩宝，死的死，烧的烧，把个文明世界，一时草昧起来，不免有陵谷变迁之感：

故王宫殿夕阳多，田室轻移势易过。汉喜功名

迷甲第。唐遗词赋吊山河。花明绣岭疑环珮，鸟唤
荒原送薤歌。常叹袁晁冤险似，郭门东市路如何。

这一首诗，单表宋朝因这党人起祸，专以门户修复嫌
怨，致令今日国破人亡，自然身家不保：

椒房紫禁帝王身，楚炬焦烟夜火青。太庙金环
争出市，玄堂玉碗永辞陵。障泥乱割芙蓉锦，缀甲
群分珠翠屏。不信罟罟容马走，秦庭汉阙昔曾经。

这首诗单说金兵进了汴梁，把宋朝陵寝发掘了，原有宋
太祖传至徽宗的九庙神主，虽然孟太后移去江南，那九庙不
忍毁废，春秋依旧设祭。今被金兵焚尽，把太庙黄绫锦帐珠
翠围屏，分了钉成衣甲：

广陵洛浦芷妹仙，泥水熏香伴茗煎。画里明妃
啼马角，笳中蔡女咽狼烟。风飘蝶舞浑无梦，水泛
桃花不记年。青鸟已归雁浦冷，令人徒忆美婵娟。

这首诗单说金兵一入汴京，把这良家妇女、有名娼妓，
凡系美貌少年，一概收入大营。那绝色的献与兀术，富贵之
家叫他倾家取赎；如没人赎的，或嫁在娼门，或配与兵士，
那些佳人不知死了多少：

周篆秦虬古玉光，烂然文彩裹缥緲。琴鸣鲁国

经仍化，虹隐丰城剑亦亡。劫火再经重入土，物缘
将尽自为殃。兰亭旧本人间失，何处风雷护秘藏。

这首诗单表汴京既破，数朝典籍、法器、图书、古画、商彝、周鼎、宝剑、名琴，俱被焚烧一空，不止人物遭劫，就是古来相传的宝玩也是有个定数要毁灭的。

这粘没喝兵到汴梁，那留守的杜充和开封府尹俱是一起新人，从何抵挡？只得开门出降。进得城来，那城内外已杀死人民无数。刘豫进得城来，那有皇都气象。高宗去后，孟太后领官人宦官将宫中宝器久已空虚，只些粗重不堪的龙床御座，虚虚陈设。还有几个年老内监，不能南去，在宫中住着破殿。艮岳花石，久被军兵拆尽。各样奇花名树，取来烧火。正是：金柱玉钉琉璃殿，化作野火寒萤瓦砾场。刘豫一面使人修整不提。唐人有诗：

梁园日暮乱飞鸦，极目萧条三两家。
庭树不知人去尽，春来还发旧时花。

刘豫出榜安民，重修宫殿，再整城池，把那投降各官照旧职留用。粘没喝留下三万金兵，使大将军粘罕镇守城池，辅刘豫坐了河南。这刘豫接了金主旨意，也就弄了一顶交天两叉的金帽子，一条金镶玉玲珑盘胸宝带，绿斜皮锦沿边的鹿皮战鞋，穿上一条秃尾龙的玉兽四爪的蟒缎袍儿，帽子往前歪戴着。京城还有杀不尽的毛贼，装成内监。造了半朝的銮驾，择日设朝登殿。本京文武官也聚集了五七百人，都来

朝贺他。也是他该有些不义的富贵。正是：是台扮成花面净，人间不识草头王。

俗说“一日为君，胜似一世为民”，不知他应在那个紫薇星上。金人巧于愚弄汉人，其妙如此。那刘豫也只说我命中定有此帝王福分，那知是戏箱里唱曲的扮出那周氏辱齐的愍王来。这个帽儿，可是戴得常的？后来把妻儿女儿都奉承了金人，还把本藩杀讫，真可一笑。刘豫一面招抚百姓，整顿军马。粘没喝自领人马，会同兀术南征不提。那宋朝君臣，那一个敢出来问声呢？只为君弱臣邪，忠佞不分迷国政，因此民逃地丧，乾坤一半属金朝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济河县李铭传信

齐王府银姐逢时

汴京诗：

幽蓟烟尘入九重，贵妃宫殿罢歌钟。中宵扈从无全仗，大驾仓黄发六龙。装匣尚留金翡翠，暖池犹浸玉芙蓉。荆榛一闭朝阳殿，唯有悲风吹晚松。

单表富贵无常，沧桑多变：麋鹿苏台，尚作馆娃之梦；杜鹃蜀道，空闲望帝之呼；虎头健儿，化为鸡皮老翁；邯郸才人，嫁作厮养卒妇。况复改朝换代，剩水残山，魏国江山，半是衰草夕阳；汉家宫阙，但见荒烟流水。前八句诗是宋赵子昂所作。此人姓赵，名颀，字子昂，本系宋朝宗派，因南宋为元所灭，不堪荒落，仕元为学士，伤故宫离黍。又有一诗：

露下碧梧霜满天，砧声不断思绵绵。北来风俗犹存古，南渡衣冠不及前。苜蓿总理宛骅马，琵琶曾没汉婵娟。人生俯仰成今古，何待他年始惘然。

前后二诗，总言汴京大乱二十余年。自金人掳二帝北去，高宗渡江，已后中原沦没，河北流移，军民无一日之安。或是朝属宋朝，暮又属了金国，村落绝烟火，一望千里，尽是蓬蒿。家家枵腹，处处反叛，不是征兵，就是加饷。不消说那些人家，久已逃亡，可怜在北方无可常住之地，在南方也非久乐之乡。渐渐金兵南侵，立刘豫为王，日日整练兵马南侵。这汴梁为东汉以来，五代、宋朝历代建都之地，所存的百姓，不过十分之二。随是甚么大家，这几年俱已空虚流移去了。只有这些行户娼妓人家，随地杨花乱滚，不管天下大乱。况且东京风俗淫奢，乱一番安顿一番。也有逞兵火劫掠的，也有通些线索和金兵往来，反得些财帛的。因此，妓女们这一行，人倒还有些气色。

这刘豫奉着金主之命，做了河南齐王。原有一位夫人，生得美貌，被金兵先掳去了，就有这些烂臭的毛贼和那趋时的兵将，劝他册立王妃，选取宫女，也要三宫六院，恨不得把那汴梁旧宫一时间充满，做金兀术的行宫。一面出榜：凡良家女子，十六岁以上，俱要赴开封报名；娼妓三十岁以下，俱要赴宫中亲选。这汴梁人民，唬得手足无措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清河县勾栏里李铭、吴惠，原是有名的乐户，因李娇儿在干离不营里做了夫人，时常想着吴银儿一个好心性儿，还是当年一个美人，如何教他流落？使李铭传信上清河县，叫吴惠上东京来住。如今汴梁宫殿，做了四太子的行宫，凡系北方大都督们，俱有私宅，在京安顿家眷，把旧日王侯国戚的大宅花园入了官，依旧修得整整齐齐，朱门绿

户，好不齐整。叫吴惠上京，好歹携他个出身的去处。那吴惠在清河县里遇了大乱，连妹子吴银儿不敢接客，怕金兵掳去，连性命也不保的，藏在乡村里，和邓四老婆一搭里住着。连年来极穷。

也是合该发迹，吴惠因上城来买菜，那一时山东六府，已尽属了金朝，听刘豫号令，各处安了营。金兵那时常到清河县来养马，这吴惠才进城来，被两个番兵拿去喂马，一条绳子拴起来，不容分说，叫他挑了弓箭、刀枪、随身行李，弄了一大担，刀背打着，在马前飞跑。吴惠那里敢分辨，只得随到了察院官厅门首。方才放下行李，又叫他抬马槽，煮马料，忙到二更天气。吴惠又没碗饭吃，那里寻法逃走？正在切马草，只见一个兵进来问道：“你这蛮子，是那里人？姓甚名谁？”吴惠答道：“小人姓吴，本县人，在城东村里住。因上城来，遇见老爷们。如今行李已挑来了，马草俱已切完，望老爷放回小人去罢！家里还有八十岁的娘，要不回去，饿也饿死了”。说毕跪在地下，放声大哭。那兵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吴惠答道：“小人叫做吴惠”。那兵笑道：“你可是吴银姐的哥哥么？正没处找你哩，遇得正好。如今有东京干将爷营里李舅爷寄个字儿与你，你可是他不是他？”吴惠惊疑不定，待说出真名来，又怕金兵着落他名下，要追出他家妹子来，不是要处；待不说出来，又见说话有些来历，万一有件好事，透出财星来，不肯招认，反打开财神，岂不是当面错过？寻思一会，才答应道：“小人的哥哥就是吴惠”。那兵道：“既是你哥哥，这里有封信，你捎去罢。”吴惠问道：“这李舅爷是那里人，怎么认得小人的哥？”这兵

道：“他是你清河县人，前次破城时，在干老爷帐下，收用的奶奶的侄儿，叫做李铭。如今我家老爷待他极好，现吃着旗下一个守备的俸粮。还有一个妹子李桂姐，也做了夫人。老爷爱他一家，时常叫进李舅爷去，炕上一个桌儿吃饭，好不敬重。说一听十的，满营里人，谁不尊他？”这吴惠听了半日，才知是旧日勾栏里一同当小优的李铭，号日新，知他得了地，我早该去投他，谁知他到不忘旧情，捎信与我。今日这个机会，定然有个好光景。说不及话，这兵早去他腰里取出个皮合包来，一张油纸封着一个小护封红帖儿，钤着红图书。拆开一看，俱是几行大字，就有个官宦气象，上写着：

久别仁兄，不觉数载。常念同声一气，各守门户，乐有十分，今忘其八矣。不料乱中家姑舍妹，得遇大将军干老爷收为侧室。弟叨光武职，暂寓汴梁大街旧杨尚书宅中。如兄肯同银姐入京，自有际遇，有此资本，何忧穷乏？今托营兵粘水寄信，临书拭目望之。字寄

祥字吴老贤兄下体 眷弟李铭顿首

吴惠原因学曲，略识些字，见他来书端整，打着两个图书，一个是李铭之印，一个是别号日新，俱有核桃大字，便知有了官腔，喜个不了。忙放在袖里，问这兵道：“李爷如今怎么官职？”那兵道：“老爷看他一眼，本上带了一个名字，不怕不到大官的地位。如今现吃着守备俸，十数匹马跟

随着，好不体面哩。”吴惠点了点头道：“他叫我去投他，那有这些盘费？”那兵道：“能用多少盘费？俺这营里摆拨的闲马，不住直摆到东京。到了河上，又有哨船，有六把桨，昼夜三四百里。你如肯去，要马马上去，要船船上去。李爷托我捎信来，知是他亲戚，谁敢不送？”忙叫一个喂马的人来，取出壶酒来，一大块牛肉，与吴惠吃。叫他：“该去时，到我这里来，管帮扶你去。”吴惠吃了酒肉，满心欢喜，辞了金兵，走到家中，将书与银姐看了。大家说李日新不忘旧情，打点上京去。好一似梅花香冷全无信，柳叶春生又有情。即如李铭这行户，娼妓至贱之人，知道甚么道义？到了富贵，还想起旧日一班朋友，要来提携他，何况这一等正人，想起世路交游，又该如何？

雁有同行鸡有俦，呼群觅食共分忧。
如何反学乌龟法，一得头时更缩头。

到了半月以后，吴惠和银姐商议，这穷村里。也没有出头的日子，既然李日新得了时，叫咱去投他，不如上京图个进步。把家里粗重家伙一顿卖了，多少换了五两银子，和银姐儿穿上几件粗布旧衣，扮成乡妇。先到城里，会了那个金兵，说是要同他妹子上京，又怕女人骑不惯马，得个小船上去更便些。那兵道：“这是小事。”随即去禀了他的将官，当时拨了一只夜行哨船，又送他二两路费，兄妹二人连夜上东京去了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汴京，在城外先寻个饭店，安下吴银